

救野流星

梁羽生著



北京新华书店
出版

牧野流星

第四册

梁羽生著

目 次

第 四 册

第四十九回	剑气纵横惊四座	1015
	妖氛猖獗骇群豪	
第五十回	堪叹同门施毒计	1036
	竟求大盗抢新娘	
第五十一回	揭发奸谋呈密信	1058
	原来毒妇害亲夫	
第五十二回	一簣难将余骨补	1079
	半途空托寸心盟	
第五十三回	谋害同门伤惨变	1100
	顾全大局屈沉冤	
第五十四回	换日偷天惊妙手	1125
	引狼入室拼残生	
第五十五回	凤泊鸾飘悲侠侣	1150
	龙争虎斗骇群豪	
第五十六回	了却恩仇情未尽	1172
	难明友敌费疑猜	

第五十七回	衣钵难传嗟劣子.....1185
第五十八回	雪山脱险识奸谋.....1202
第五十九回	格老拒封伸大义.....1224
第六十回	土王被诱入歧途.....1248
第六十一回	苦口婆心终不悟.....1265
第六十二回	恶徒毒妇共偕亡.....1285
第六十三回	孽债难偿空有恨.....1302
第六十四回	恶缘自缔倩谁怜.....1328
	毒妇迷香困侠女.....
	神偷妙手戏将军.....
	义师奋战摧强虏.....
	侠士攻心释战俘.....
	罪孽终难逃一死.....
	风霜历尽订三生.....
	折戟消兵歌牧野.....
	沉沙洗甲看流星.....

第四十九回 剑气纵横惊四座 妖氛猖獗骇群豪

当下洞真子正式宣布洞玄子被害一事与丹丘生无关，但跟着便即说道：“丹丘生，你的这项罪名是取消了，但其他罪名，你要是不分辩的话，我就要当作你认罪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分辩？”丹丘生道：“我早已说过，除非先师复生，我不会对任何人分辩！”

洞真子道：“好，我已经按照武林所定的‘清理门户’规矩，问过丹丘生三遍，他自己没有分辩。如今我再问一问，还有没有人要替丹丘生辩护？”

他刚问到第二遍，只听得有个人朗声说道：“有！”这个人不问可知，自是孟华了。

孟华脱下人皮面具，在全场注视之下，越众而出，飞身上台。

孟华这一突然出现，洞真洞冥二人当真是如见鬼魅，登时吓得呆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被关在地牢里中了酥骨散之毒的孟华居然会逃出生天！

金逐流则是喜出望外，说道：“华儿，我只道你是为了什么缘故误事了呢，原来你已经来了！”

听金逐流的语气，似乎早已知道他要来的。孟华不觉怔了一怔，随即省悟：“是了，他已经见到了少林寺那两位高僧，自然知道我是从天山回来的了。”

他本来要把金碧漪被那妖妇所擒之事告诉金逐流的，但当

务之急，是先要替他师父分辩，只好把这件事情押后再说。心里想道：“反正那妖妇是要把漪妹当作人质，决计不敢害她。待会儿我再告诉金伯伯也不嫌迟。”

洞真洞冥惊魂未定，不约而同都是手按剑柄，失声叫道：“你，你——你来做什么？”众人不觉都是大为奇怪，为什么崆峒派的掌门，对一个份属自己徒孙一辈的后生小子竟会如此害怕。

孟华向洞真子施了一礼，说道：“昨晚多谢掌门厚待，请恕我今朝不请自来。我是来替我师父辩护的！”

虽然话中有刺，但毕竟还没说出他昨晚被囚之事，洞真子松了口气说道：“廿年前，你还是个刚刚会说话的婴孩吧？你能知道什么，要替你师父辩护？”

金逐流忍不住插口问道：“孟华，你不是刚从天山回来的吗？是不是天山派的唐掌门有什么话要你替他说的？”

洞真子只道金逐流已知孟华是天山派代表一事，连忙说道：“不错，孟华他自称是唐掌门的代表，但我还不敢相信。”他是准备孟华说出被囚之事，他可借此辩解。

金逐流道：“我知道这孩子是决计不会说谎的。而且还有一事可资佐证，最近我曾见过天山派少掌门唐嘉源，据他说贵掌门曾托他带件物事回去给他父亲，有这事么？”

金逐流用的是“物事”一辞，洞真子暗自想道：“听他口气，他大概还没有看过我写给唐经天的那封书信。”要知洞真子写那封信的目的，正是因他恐防金逐流要出头“袒护”丹丘生，故而想说服唐经天来给他“主持公道”的。要是这封信给金逐流见到，他自是更难为情了。

这件事他当然不能否认，只好说了一个“有”字。

金逐流继续说道：“据唐嘉源说，他因为有别的事情，不能回

转天山。你托他的那件物事他已经转托孟华带去了。”

孟华说道：“唐掌门正是因为看过了掌门太师叔给他的那份东西，是以要弟子替他效劳，认我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代表他来参加此会。”

洞真子道：“好，那你是要为天山派的掌门代言，还是你自己要为业师辩护？”孟华说道：“唐掌门要我替他说的话，昨晚我都已经说给你听了。你不愿接受他的劝告，我也无须多说一遍了。如今我是要替我的师父辩护！”

洞真子满面通红，说道：“唐掌门此举颇出武林情理之外，所以昨晚我不大敢相信你的话。不过，你现在既然不是以天山派的代表的身份说话，我只能把你当作本门叛徒的弟子了。”言外之意，先把孟华师徒划在一边，弟子替师父“辩护”自是难免偏私，而也就不值得怎样重视了。

金逐流淡淡说道：“我看不必管他是用什么身份说话，只须问他说的是真是假？”

洞冥子冷冷说道：“师兄刚才说得好，十八年前，他还是个婴孩呢，他能知道什么？所谓‘辩护’，恐怕还是胡诌而已！”说话的口气简直是在埋怨师兄不该浪费时间来听孟华“胡诌”，同时心里打定主意，不管孟华说些什么，他都抵赖。

孟华冷笑道：“我还没有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胡诌？”回过头来，向着洞真子缓缓说道：“不错，十八年前的事情，弟子并不知道。但三年之前，而且是弟子亲手所做的事情，我是不会不知道的！”洞真子已经猜到几分，但却不能明知故问，说道：“你不是要替师父辩护吗，怎的又扯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了？你做了什么事情？”

孟华眉毛一扬，指着洞冥子缓缓说道：“他说曾经被我师父

所伤，据此指责我的师父以下犯上，其实这是假的。我的师父根本就没有和他动过手，真正伤了他的人是我！”

此言一出，洞冥子的面色不禁一阵青一阵红，恨不得脚底下有个地洞钻了进去。同时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是宾客或是崆峒派的弟子，也都无不耸然动容，大为惊诧。要知洞冥子是崆峒派的第一剑术高手，武林各派，无人不知，而孟华不过是一个看来未到二十岁的少年，他能够伤得了洞冥子？这话谁人敢予置信？

但看到了洞冥子这副尴尬的神色之后，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却是不由得对洞冥子的信心动摇了。

洞冥子有意丢他师弟的脸，说道：“洞冥师弟他这话是真的吗？”洞冥子讷讷说道：“这个、这个……”不知要怎样说下去才好了。

孟华得理不饶人，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掌门太师叔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马上和他当众比剑，让大家看个清楚！”

洞冥子本来打算孟华说些什么，他都抵赖的，但这件事情，他却是无法抵赖。此时形势，他一抵赖，就非得和孟华比剑不可。一比之下，真假立辨。他怎敢轻试？

这霎那间，他转了好几次念头，一忽儿想孟华中了辛七娘酥骨散之毒，虽然逃了出来，功力最少也要打个折扣吧？但又怕自己估计不对，孟华既敢向他挑战，料想是有必胜把握，他在三年前已经不是孟华对手，纵使孟华功力打了折扣，他却还是没有把握取胜的。

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洞冥子不敢承认，也不敢不承认，只好横生枝节，装作恼怒的神气说道：“当真是荒谬绝伦，我岂能与一个徒孙辈份的晚辈比剑！”说话之时，向心腹弟子大石道人打了一个眼色。

大石道人师父的心意揣摩得最为透彻，自是懂得师父这个眼色的意思。想道：“师父要我去试试这小子是否当真恢复了本领，嗯，我胜了固然可以大大露面，甚至可以成为下一任掌门的继承人，但若输了，岂非弄巧反拙？”他是曾经吃过孟华大亏的，想到孟华厉害，还是不寒而栗。

正在他患得患失，踌躇莫决之际，洞冥子的另一个徒弟跳出来了。

跳出来的是洞冥子的二徒弟大松道人。孟华的厉害，大松道人知道，他可还未曾知道。一见孟华如此年轻，心里想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本领再好，料想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一向妒忌师兄得宠，于是便即跳出来争功。

“有事弟子服其劳，咱们怎能眼看这小子如此猖狂，胡说八道，侮辱师父？大师兄，你不管，我可要管了！”

大石道人岂能当众丢这面子，意图侥幸的念头不觉又冒起来，暗自想道：“辛七娘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这小子纵然解了酥骨散之毒，料想亦已大伤元气，我何必太过怕他？”

“师弟，你误会了。”大石道人说道：“我并非不管此事，但你要知道，这小子的辈份比咱们也还低了一辈呢。师父当然不屑和他动手，我也要考虑考虑，值不值得和他动手？”虽然前天晚上，他才吃过孟华的亏，但此事同门并不知道。他是准备孟华倘若说了出来，他就抵赖的。

金逐流情知这两人齐上，也不是孟华对手，于是摆出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辈身份，说道：“按说长辈和晚辈交手，是有倚大欺小之嫌。不过孟华既说他曾剑伤洞冥道兄，此事料想许多人都不能相信，那么由洞冥道兄的徒弟试试他的本领，也不失为一个辨别真假的办法。据我所知，孟华不只一个师父，丹丘生如今也

还未曾重列贵派门墙，所以严格说来，孟华也还未算得是贵派弟子，他和这两位道兄动手，不能说是犯了武林规矩。”

金逐流这么一说，大石道人更是不能不硬着头皮上去了。
“好小子，师父不屑教训你，让我来教训你吧！”

大松道人怕失了“立功”机会，争着说道：“师兄，还是让我来教训吧！”

孟华哈哈一笑，说道：“你们要怎样教训我？”

大松道人说道：“你若赢不了我手中的这把剑，就可以证明你刚才说的全是胡言！那时你应该受何惩处，自有在场的武林前辈定夺。”他是真的不相信孟华曾经打败过他的师父的。

孟华哈哈笑道：“很好，我正要领教你们的连环夺命剑法，你们可以不必争了！”

大石道人哼了一声，意似不屑，心中可是暗暗欢喜，说道：“好，这小子既然要见识咱们的连环夺命剑法，就让他知道厉害吧！”刷的一声，和大松道人同时拔出剑来。

宾客中有人咕哝道：“自称长辈教训小辈，还要两个来打一个。这样的长辈，也未免太不害臊了！”这人是个莽夫，虽然自言自语，声音却是甚为响亮。

大石大松尴尬之极，解释不好，不解释也不好。不料孟华却先说话，代替他们解释。

孟华说道：“这位前辈有所不知，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变化极为繁复，功夫还未学得到家的弟子，是很难一个人施展的。必须两人配合，彼此替同伴弥补破绽，方能发挥这套剑法的威力。他们的师父是勉强可以一个人施展这套剑法的，但也还使得不好。师父尚且如此，何况弟子？他们当然是两个人齐上了。”

崆峒派自从创派以来，只有三个人能够施展这套剑法，一个

是创立这套剑法的祖师，一个是前两任掌门、丹丘生的师父洞妙真人，还有一个就是洞冥子是崆峒派当今第一剑术高手，有人甚至说他的这套剑法使得比前辈祖师还要好的。这些故事，崆峒派长幼弟子无人不知，如今孟华竟敢批评洞冥子这套剑法使得不好，众人无不惊愕。

洞冥子的是曾用这套剑法败在孟华手下，他不敢做声，只好作出一副不屑分辩的神气。大松道人是绝对不相信师父曾经败给孟华的，同时为了要挽回自己的颜面，于是大怒说道：“好小子，胡说八道，你赢得我们，再夸嘴也还不迟。哼，哼，你说我们功夫学得不到家，难道你一个人可以施展这套剑法吗？”

孟华笑道：“马马虎虎，使得好是谈不上的，不过比你们的师父略好一些而已。”

大松道人一抖长剑，冷冷说道：“好，那你就使出来吧！别光说不使！”

孟华说道：“我是让你们先出招呀，只要你们一出招，就可以知道我是否光会说了。”

一般规矩，长辈和小辈动手，当然是长辈让小辈先出招的，如今孟华反其道而行之，大松道人忍不住说道：“你也忒狂妄了，还要让我们先出招？”

孟华笑道：“你们的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怎能占你们的便宜？”

大松道人怒气上冲，喝道：“好，那你快亮剑吧！”

孟华冷笑道：“对付你们两个脓包，何须用剑？不用剑我也可以施展这套剑法的，你们尽管来吧！”

大石道人暗暗欢喜，心里想道：“这小子如此狂妄自大。我们倒是有可胜之机了。不信我们的两把长剑打不过他的一双肉

掌！”原来他们师兄弟平日虽然怀有心病，但在这套连环夺命的剑法上，却是配合得最好的一对。

“好，你这小子既然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你吧！”脾气暴躁的大松道人早已不能忍耐，一声大喝，长剑一抖，便向孟华刺将过去。师兄弟心意相通，配合得果然十分合拍，大松道人刷的一剑刺向孟华右肋下的“愈气穴”，大石道人的剑尖也同时刺到了孟华左肋下的“愈气穴”。招数又狠又快，在场的剑术名家无不暗暗吃惊：“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果然是名不虚传！”

在这电光石火之时，说也奇怪，只见孟华背负双手，身形只是一飘一闪，就在剑光交叉穿插的缝隙之中穿过去了。

孟华叹道：“蠢材，蠢材，你们是怎样学的？一套上乘剑法叫你们糟蹋了。出手既不够快，配合的时间又拿捏得不准！看清楚，这一招应该怎样使用！”

说话当中，孟华手握剑诀，以指代剑，倏地出招。快得难以形容，连在场的剑术名家，十九都还未曾看得清楚，只见大石大松二人已是忙不迭的后退。

原来就在这瞬息之间，大石大松二人都是同时感到孟华的指尖戳着了他们肋下的“愈气穴”。好在只是微感酸麻，迅即便过。

大石道人侥幸之心不觉又是油然而生，“这小子的剑术虽然确是精妙，但点着我的穴道，也没觉得怎样。想必是他中的酥骨散毒，尚未全解，功力已经大减！”

“好小子，先别夸嘴，我看你还能抵挡几招？”当下与师弟交换了一个眼色，立即快剑狂攻。

孟华笑道：“这一招你们又使得不对了，连环夺命剑法讲究的是前后着之间的变化，必须如茧抽丝，连绵不断。固然要又快

又狠，但却不能一味贪快。”

论辈份他们是孟华的师叔，但此时孟华反而象是他的师父来教他们。但见孟华口讲指划，以指代剑，一个人施展变化极为繁复的连环夺命剑法，每出一招，大石大松二人都是觉得对方正在刺向自己的要害，登时逼得他们透不过气来，那里还能反唇相讥？

“我这一招要用金针度劫，你们赶快用分花拂柳化解！”孟华喝道。

声出招发，孟华手捏剑诀，骈指如剑，刺将过去，果然是一招“金针度劫”。

双方比剑，先把自己的招数说破已是一奇；又教对方怎样应付，又是一奇；而且是以晚辈的身份来教长辈，更是奇上加奇了。宾客之中，已是禁不住有人笑了起来，说道：“这还算什么比剑，简直是师父教徒弟嘛！”

大石大松羞愧难当，不约而同，都是打定主意：“偏不听这小子的话！”那知孟华这一招“金针度劫”使得凌厉无比，他们同时感觉到对方的指尖戳到了自己命门要穴，倘若不用“分花拂柳”这招化解，只怕就有性命之危。

正因为他们对环连夺命剑法熟极而流，既然除了“分花拂柳”这招，无法化解，这一瞬间，他们已是无暇思索，不知不觉就只好违背自己本来的心意，使出这一招了。

孟华连连呼喝，接连几招，都是如此。先把自己的招数说破，然后教对方如何应付。场中宾客的哧笑之声，越来越响亮了。

洞冥子面色铁青喝道：“你们还比什么，滚回来吧！”

但他们在孟华“剑势”笼罩之下，那里能够脱身。想“滚回去”也不可能。

孟华笑道：“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你不怪自己做师父的太过脓包，反怪他们，好不要脸！不过，我也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回去吧！”说至此处，陡地喝道：“但你们不配使剑，把剑给我留下！”

话犹未了，只见两把长剑已是到了孟华手中。武当派长老雷震子不禁赞道：“好快的空手入白刃功夫！”但场中除了寥寥无几的各派名宿之外，其他的人连孟华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看得清楚。

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孟华把那两柄长剑都是当中拗断了！

他刚才显露的是剑法，这一手显露的却是深厚的内功，把崆峒派的弟子看得目定口呆，大石道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心里想道：“原来他中的酥骨散之毒已是完全解了，幸亏他手下留情！”

孟华抛掉断剑，重回台上，向洞真子施了一礼，说道：“不知掌门太师叔相信我的话没有？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还可以叫洞冥子和我再比。”洞真子有意丢洞冥子的面，说道：“师弟，你意下如何？”

洞冥子怎敢再和孟华比剑，愤然说道：“师兄，这是本派的同门大会，小弟忝为继任的掌门人选，和他比剑，成何体统？”

洞真子道：“师弟，你误会了，我不是一定要你和他比剑，只不过这件事总得有个交代啊！”

雷震子摆出“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辈身份发话道：“对，洞冥道兄，你总得说一句话，说一说孟华替他师父的辩护到底是真是假？”洞冥子满面通红，只好讷讷说道：“他、他是丹丘生的弟子，弟子的恶行，算在师父头上，我看也不能算是错吧？”这话等于转个弯儿，承认他是伤在孟华剑下，不是伤在丹丘生剑下了。

洞真子要保持掌门人的身份，于是在损了师弟的面子之后，

也不能不替他挽回一点体面，便即作出“持平”的论调说道：“弟子犯了过错，该由师父负责，这话也未尝没有道理。好吧，丹丘生，洞冥子指控你犯上之罪可以免了，这项指控，就改为你纵容徒弟之罪吧？你服不服？”两项罪名比较，当然是后者轻微多了。

丹丘生道：“我没话说，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形。”

雷震子道：“我要说句公道话，纵然孟华当真是伤了洞冥道兄，恐也不能指责他的‘犯上’，在他拜丹丘生为师之时，丹丘生早已被贵派逐出门墙。”

孟华大声说道：“我不服，请掌门太师叔让我说一说当时的情形。”洞真子眉头一皱，说道：“你这件事在整个案子之中，只能算是小节。我不想太多枝节横生。不过，你既然不服，那就简单说几句吧。”

孟华说道：“那日他踏入石林，是阳继孟的一个苗人徒弟带他进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时我的师父早已离开石林，而这个苗人则是以前曾跟随过阳继孟到过石林捣乱的。那天，他们——”

话犹未了，忽地有个人跳出来道：“正如洞真子掌门所说，此事不过是细枝末节，既然在这一点真相已明，我以为也就不必多费唇舌重提往事了。不过，另一件事情，贵掌门倒似乎应该问个清楚。”

众人一看，出来说话的这个人是个矮胖曲发鹰鼻的汉人，看来不象汉人。众人纷纷探问：“这人是谁？”有知道的人说道：“这人是南天剑霸龙木公，他本是海南岛五指山的黎人。”“啊，原来是他。奇怪，一在天南，一在地北，他是怎样和崆峒派拉上交情的？”

众人窃窃私议，其实他们心里感到奇怪的并非因为龙木公

僻处海南，却和远在西北的崆峒派拉上交情，而是因为龙木公乃是邪派中的有数人物。虽然不及大魔头阳继孟的恶名昭彰，一向也是横行霸道惯的。否则如何会得一个“天南剑霸”的绰号？许多人不觉都是如此想道：“崆峒派虽然不是和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相提并论，最少也还不能算是邪派；洞真子虽然不是侠义道，行事也还勉强可以说得是正派的，为什么他要请这样的妖人来作贵宾？”

他们哪知洞真子乃是有苦说不出来，他看见龙木公突然出头说话，也是颇为感到尴尬的。

原来这个“天南剑霸”龙木公乃是用他师弟洞冥子的名义请来的客人，代他师弟邀请的正是大魔头阳继孟。而在阳继孟背后还有一个作为拉线人的御林军统领海兰察。真正说来，阳继孟、洞冥子都不过是海兰察手中的傀儡。由洞冥子出名邀请一班邪派客人前来助阵，这是海兰察的策划。而洞真子则是被逼同意的。

本来他们是和洞真子说好不公开露面，但现在龙木公既已出头说话，洞真子纵然大感尴尬，也只能按照一派掌门应有的礼貌向他问道：“不知龙先生要问的是那件事情？”

龙木公道：“这小子自称天山派唐掌门的代表，如此说来，他也应该算得是天山派的弟子了。否则如何能够代表该派掌门？”洞真子道：“他早已说过了，他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

龙木公道：“他说的话，我可不能相信！”

孟华冷冷说道：“你要怎样才能相信？”龙木公道：“我要试试你的天山剑法！”

雷震子出来替孟华说道：“龙木公，你这恐怕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孟华不过曾去过天山一趟，如何就能学会天山剑法？”

龙木公道：“我不管他学多久，但他若不精通天山剑法，唐掌门怎能要他来作代表？认他做记名弟子？这种违背武林常理的事，我相信唐掌门是不会做的。正因为我相信唐掌门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不相信他的话。”

这番话虽然似是而非，却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雷震子正想驳他，孟华忽地说道：“天山剑法精深博大，我当然不能说是精通，但等闲之辈，料想也还可以对付。你要试就尽管来吧！”

龙木公号称“天南剑霸”，成名少说也有二三十年，如今竟被孟华当作“等闲之辈”，焉得不怒？当下立即拔出剑来，喝道：“好小子，胆敢轻视于我，来领死吧！”

他这把剑形式奇特，剑身甚阔，长却不到二尺，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落在行家眼中，一看就知是淬过毒药的宝剑。宾客中有个沧州老拳师赵一武，为人正道，看不过眼，首先叫起来道：“这场比试，不过是要试试这位孟少侠是否会使天山剑法而已。用这种歹毒的兵器来试人家，是何道理？”他开了头，跟着好几位正派的成名人物也都提出非议。

龙木公冷笑道：“几十年来，我一向用的就是这一把剑。我也从未听说过有那一条规矩，是限制别人用什么兵器的。嘿、嘿、不错，这是一把毒剑，姓孟的小子你要是怕死的话，趁早认输。”

原来他确实是想借试剑法为名，把孟华置之死地的。要知他和阳继孟乃是一党，他刚才抢着出头说话，为的就是害怕孟华业已知道阳继孟来到此间的事实，在说了石林一事之后，可能就会追究到阳继孟的身上来了。他要“保护”阳继孟，亦即是“保护”他自己，故而非杀孟华不可。

在群情鼓噪之中，出乎众人意外，孟华反而是气定神闲，根本就不把龙木公这把毒剑放在心上。“多谢各位爱护晚辈。不过